

古蹟汇存

經遠通志稿卷十五

第十九冊

綏遠通志稿卷十五

古蹟 匯存

李陵臺

方輿紀要。李陵臺。一統志在雲內州北。高二丈餘。唐志。雲中

都護府有燕然山。山有李陵臺。所謂燕然山。即陰山耳。

歸綏識略。李陵臺。唐地理志。雲中都護府有燕然山。山有李

陵臺。一統志云。在雲內州北。高二丈餘。方輿紀要謂唐志燕

然山。即陰山也。臺距山當不遠。按漢書鄧騭出朔陽塞。遂至

燕然山。則燕然在朔陽塞北。不得謂即陰山矣。

案漢代匈奴王庭。既在今綏遠省境。各參故部而漢將與匈

奴作戰。事蹟又多在今綏西河套南北岸一帶。如衛霍等

傳。載絕梓嶺。梁北河。取高闕。度陰山諸事。殆無一不與廢

雲內州轄境有闕。然則此綏西一片土。實為漢與匈奴交涉最多之區。而此地之有漢將李陵臺。又何足異。况故雲內州境。既有蘇武廟。又有蘇武城。而武歸國時。陵復有河梁送別之什。此河梁疑即衛青傳梁北河之梁也。而黃河之有北流。實惟故雲內州境為然。然則陵之有臺於斯地。不亦甚符事理耶。至於識略以為陰山未必是燕然山。此說亦太拘墟。蓋相陽塞外諸山。皆陰山之支脈。則唐志燕然即陰山之語。似亦近理。

陳季李陵臺詩

落日悲茄鳴。陰風起千障。何處見長安。夜夜倚天望。臣家羽林中。三世漢飛將。尚想甘泉宮。虎賁擁仙杖。臣豈負朝廷。忠義夙所尚。漢天青茫茫。萬里隔亭障。可望不可到。血淚墮汪

洋。空有臺上石。至今亦西向。

柳貫李陵臺詩

平沙北流水。青沙在其上。李陵思鄉臺。駐馬一西向。草根含
餘淒。峯尖入塞望。但言雖莫稽。陳跡尚可訪。想其深入初。步
卒亦材壯。手張天子威。氣奪名王帳。覆車陷匈奴。此志乃大
妄。一為情愛牽。遑恤聲名喪。縷縷中郎書。挽使同跌宕。安知
臣節恭。之死不易諒。河梁執別處。出語漫惆悵。家聲故煇赫。
三世漢飛將。兵法有死生。人運迭休旺。忠回在信史。豈沒功
罪狀。馬遷當腐刑。強欲雪其謗。歸思豈能無。層雲塞亭障。千
年麒麟圖。吾將執元纜。

薩都刺過李陵臺詩

降入穹廬媿將材。山頭空築望鄉臺。蘇郎有節毛皆落。漢主

無恩使不來。青草戰場雕影沒。黃沙鼓角雁聲哀。那堪攜手
河梁別。泪灑西風骨已灰。

馬祖常李陵臺詩

故國關河遠。高臺日月荒。頗聞蘇屬國。海上牧羝羊。蹠林間
野祭。漢室議門誅。辛苦樓蘭將。淒涼太史書。

胡曾李陵臺詩

北入單于萬里疆。五千兵敗滯窮荒。英雄不伏蠻夷死。更築
高臺望故鄉。

吳亮李陵臺詩

飛將猶傳國士風。出師未捷敢論功。得當欲報漢天子。千載
知心太史公。

望鄉臺上漫銷魂。仗節何人入玉門。十九年來成底事。甘心

終負漢家恩。

李陵碑

臨河縣志李陵碑考略。清光緒末葉。欽使貽穀來綏。辦墾。雅
意訪古。嘗派員赴狼山灣一帶。訪求洪羊洞。李陵碑諸勝跡。
據躬與其役者曰。自狼山口東行二十餘里。偶遇山畔牧豎。
詢之。遙指東北十許里高山巔。有大碑屹立。殆謂是歟。當約
牧豎同往。喘以重貲。始踴躍前導。途經羊腸。凡三折坂而高
峯矗前。同人攀登。猱而上。歷雨時許。始躋其半。有側坡方三
丈。中立碑高丈許。闊四尺。苔色斑爛。字跡模糊。窮盡目力。僅
辨為李陵碑。不署建立年月及人姓氏。二千年古物。惜為風
霜剝蝕。其不至漫滅者幾何矣。該山向無主名。山口不通後
山高路闕。絕人跡。地屬蒙旗。當日未便特立標誌。以故途雖

已經而再至其處。第見黃葉漫谷。白雲迷徑。如天台路過。桃源港斷。此何怪土人故神其語。目是碑為或隱或見也。案李陵碑之所在。言者雖不乏人。而親遇目覩者。終屬寥寥。即以臨河縣志所述訪碑者之言觀之。雖繪形繪色。於為創獲。一若確有其蹟者。然而狼山口以東二三十里之內。區域有限。峯嶺無多。據其所指。不過半晌之工。即可安躋其巔。何至一經之後。再來覓之。便雲封葉蔽乎。况天下事物。得之難者。忘之亦不易。彼訪碑人。奉欽使之命。歷山谷之險。於他人求之多年而不能獲者。乃幸能於狼山口附近之地遇之。豈不旋踵而即迷其處者哉。此其言之不足信。無待辯者。惟是碑在河套北山。從來父老多稱述之。甚且謂碑有血跡。天陰則見。蓋以附會宋將楊業觸碑畫

之俗傳也。此等妄誕無稽之說。我國各地在處有之。皆好事者故為鑿空證實。以弄愚俗耳。至於此碑以蘇武有城有廟。李陵有臺之例推之。或古時套北原有此蹟。以代遠年湮。或沒於陵谷之變。或毀於無知之氓。均不可知。姑錄存其名。以俟後世博聞者之詳考。固不必推波助瀾。強附諸海上三山之列。徒以遺誤夫後學焉。

銅口

水經註。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

案銅口。蓋即漢武帝於河套廣置郡縣時所闢灌溉農田之枝渠水口。若今所謂閘門者。然其入口處及枝渠遺跡。今俱不可考。惟就漢縣形勢推之。當在今鄂爾多斯西部

近黃河處。故清儒董祐誠氏校水經注。謂枝渠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中。此語殆可信也。

石跡阜

水經注。河水東流。逕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納斯稱焉。

案石跡阜遺跡。今亦不可考。清儒董祐誠氏校水經注。謂阜當在今烏拉特旗西境大河之東。惟董氏所謂大河乃指北河而言。即今之五加河也。然則阜當在南北兩河之間。第以蹟非甚巨。恐難確究其所在矣。

飲馬長城窟

樂府詩集。飲馬長城窟行。一曰飲馬行。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古辭云。青青河畔草。縣縣思遠道。

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人思念其勤勞。故作是
 曲也。酈道元水經注曰。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蘇與蒙恬
 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竝陰山。凡萬餘里。
 民怨勞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
 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
 此。今白道南谷口。有長城。自城北出。有高坂。傍有土穴。出泉。
 挹之不窮。歌錄云。飲馬長城窟。信非虛言也。樂府解題曰。古
 詞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辭。若魏陳琳辭云。飲馬長
 城窟。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廣題曰。長城南
 有溪。坂上有土窟。窟中泉流。漢時將士征塞北。皆飲馬此水
 也。按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
 有長城。武靈王之所築也。

案飲馬長城窟。古人本泛指陰山長城下之泉穴。隨處可供征人飲馬者而言。固未必專指某山某邱乃有此獨具之奇蹟也。自酈氏水經注稱白道嶺沿路有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信為飲馬長城窟。厥後述西北輿地古蹟者。遂多據此以為典要。而飲馬之窟亦即永為白道一隅所獨擅矣。如朔平府舊志所紀。即其例也。實則漢魏以來。詩人所詠飲馬長城窟諸篇。不特非專指白道一隅。即其措辭涵義。尚往往有毫不涉及題意。蓋僅用為辭曲之名。如後世所謂詞牌曲牌而已。惟酈氏既啟其端。而秦漢長城遺蹟。又確在吾綏陰山之麓。則採而著之。亦或為嗜古者所不非歟。茲並擇飲馬長城窟諸詩之有關綏地者。存之如左。

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
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
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
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
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
行。事君。慊慊心意闕。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晉陸機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一作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我
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
反。去家邈以緜。檢狄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未德爭先鳴。凶器
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

振旅勞歸去。受爵橐街傳。

唐太宗飲馬長城窟行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迴戍危

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連騎迹。朔

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

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

一戎衣。雲臺凱歌入。

唐王瀚飲馬長城窟行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騏驎前殿拜天子。走馬

為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遙聞鼙鼓

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此時顧思竄顧身。為君一行推萬

人。壯士揮戈回白日。單于濺血染朱輪。回來飲馬長城窟。長

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聲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彊兵二十年。築怨興徭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唐王建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來此地無井泉。賴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不日。長城變作望鄉堆。蹄跡未乾人去近。續後馬來泥汗盡。枕弓睡着待水生。不見陰山在前陣。馬蹄足脫裝馬頭。健兒戰死誰封侯。

美稷野亭

東觀漢紀。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

携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使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使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使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

案漢西河郡美稷縣。在今河西伊克昭盟郡王旗界。清張穆蒙古遊牧記注。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東南有美稷故城。漢置屬西河郡。後漢因之。晉省。水經注。湍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是也。細侯所止之野亭。蓋即漢制官道郵亭。專以供公私行旅止宿之處。其跡雖久湮。然識之以示荒蹟之區。亦嘗有此一段佳話云。

君子津

水經注。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齋

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囊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

魏書：昭成帝建國二十五年。南巡至君子津。世祖始光四年。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

元和志勝州河濱縣。黃河在縣東一十五步。渡處名君子津。蒙古遊牧記：鄂爾多斯東南為左翼前旗牧地。東至湖灘河。朔百四十五里。接歸化城土默特界。古君子津當在此間。

案水經注別本。皇魏二字作昔漢。蓋以津名始於漢桓帝之世也。庖林曰：後漢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不屈榆中。且京雒宅中。代賦不為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

得十三。嘉君子之名。必非蘇吾之主。案魏收書。以猗色為桓帝。幽并之間。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旣。故以榆林為西。桑乾為左矣。尋厥昆嗣。屢遊斯津。則桓帝即猗色。差無乖爽。但猗色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惟趙一清氏校水經注。以為十三、十一。字畫訛誤。君子濟名。經注混淆。其意蓋謂君子濟。乃酈氏注文。而非桑氏經文也。故此津仍以昉於北魏為可信云。

契吳亭

水經注。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北俗謂之契吳亭。

案水經注稱契吳東山者。蓋以別於河西之契吳山也。考

元和志。故白城一名契吳城。在夏州朔方縣北一百二十
五里。赫連氏因山所築。可知河東河西各有一契吳山。而
東山之亭。其故址當在今喇嘛灣。即古所謂湖灘河朔。今
謂之湖灘和碩者也。

鋤亭土壁亭

水經注。中陵水又西北流。右會一水。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
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遶鋤亭南。又西流。遶土壁亭南。西
出峽左。入中陵水。

案此二亭故址。均當在今清水河縣南。

犢渚

北史。晉元熙元年。魏主嗣泰常四年。敗於犢渚。李延壽曰。犢
渚在柞山之西。臨河。

歸綏識略。烏喇特境內。有山產杉樹極多。今即名烏喇山。亦曰西山。當即其地。旁水渚數處。不知孰為犢渚。以田獵言。惟五當溝似之。

案李延壽既稱渚在柞山西臨河。則是渚與山去河皆甚近也。識略以烏刺山當柞山。而又以五當溝當犢渚。不特移渚於山東。與李氏之說不合。且其距河已遠。將何以解於臨河之義乎。就史文及地形揆之。當即今烏喇特前旗境。西山嘴附近地。蓋此處距河密邇。而山之西又多水澤。古時或因牧畜飲犢而創此名歟。

白漠、黑漠、石漠

北史。石漠在漠定襄郡武要縣西北。晉義熙三年。魏主珪如豺山宮。遂至石漠。又魏主燾始光二年。大伐柔然。遣長孫翰

等從東道出黑漠。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間。

方輿紀要。石漠在塞北。自陰山而北。皆大漠也。其間有白漠、

黑漠及石漠之分。白黑二漠。以色為名。石漠以地皆石磧而

名。白漠蓋在黑漠西也。亦謂之大磧。魏主西伐。統萬。命其將

陸俟督諸軍屯大磧。以備柔然。即此。又宋秦始中。魏主宏追

柔然至石磧。即石漠矣。魏主宏太和十年。勅勒叛柔然。柔然

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即大漠之西偏也。唐貞

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定襄。突厥徙牙帳於磧口。既而靖

破突厥於陰山。軍於磧口。漠南遂空。武后萬歲通天二年。突

厥嘿啜建牙於黑沙。即黑漠也。志云。大漠在陰山北。東極遼

海。西盡居延。是也。

案白黑石三漠。即今烏蘭察布盟以北之戈壁大沙漠也。

其東西橫亘千餘里。本無顯明之限。段可分。古人不過就其色之偶異。與夫多石之地稍別之。以便於行軍耳。

牛川

北史。晉太元十一年。拓拔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是年以窟咄之亂。乞師於燕。自努山至牛川。屯於延水南。出代谷以

會燕師。隆安三年。拓拔珪大獵於牛川之南。義熙六年。後魏長孫嵩討柔然。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十三年。魏

主嗣大獵於牛川。宋元嘉五年。魏主燾北巡。大畋於牛川。

案牛川在古長川城西。當今興和縣治北。四子部之東南

界。或疑為今歸綏縣東南涼城縣北之牛家川。但其名雖

相近。而地形方望。均與古書不合。且其幅員甚狹。東西不

足十里。南北不足五里。殊不稱帝王大會大獵之地。故或

謂之為牛角川。亦肖形之號也。以此當牛川。亦不足信。

吐若奚泉

方輿紀要。吐若奚泉在懷朔鎮北無結山下。北史。魏主詔正

光二年。柔然阿那瓌婆羅門相繼內附。高陽王雍等奏懷朔

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此。其婆羅門請置

於西海郡。時阿那瓌自懷朔。婆羅門自涼州來降。各以附近

居之也。

案此泉名稱及遺蹟。今俱無可考。以古懷朔之地望求之。

當在今烏蘭察布盟茂明安旗北界。考彼處值大漠南邊。

有地名托利補拉克者。譯即鏡泉。前清初嘗於此建寺。或

即古吐若奚泉歟。姑誌之以俟詳考。

栗園

魏書始光二年。五道伐柔然。一軍從東道出黑漠。一軍出白
黑二漠間。魏帝出中道。一軍出栗園。一軍從西道出爾寒山。
諸軍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驚走。
方輿紀要。栗園在塞北。魏主燾始光二年。分道伐柔然。遣娥
清出栗園。是也。栗園蓋與長川相近。

案方輿紀要稱白黑二漠在陰山北。而於栗園則謂與長
川相近。似園反在二漠東矣。殊與魏書原文不符。蓋五道
一舉。魏帝居中。白黑漠為東二道。栗園爾寒為西二道。豈
有東道在陰山北而西道反在陰山東北之理。就史文推
之。謂二漠與長川相近。或非甚謬。若栗園則又當在其西。
惟確址及其沿革。無從詳考耳。

榆樹陂

魏書。桓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木。參合陂土無榆樹。故世人異之。至今傳記。

案魏桓帝猗色吐蠱生榆之地。當即參合陂或其附近處。

也。惟陂以參合陁得名。而徑徑即今之石匣溝。至於陂去徑程

之遠近如何。古籍無明文。而陂為今之何地。後世亦無能

確指者。據歸綏識略稱。榆樹梁在城東南二百餘里。朔平

府邊外。高三里。圍十里。通平魯縣邊外大小榆樹灣。山甚

險峻。多榆樹。張氏疑此為古榆林。殊不知古榆林和一在鄂

爾多斯部東北近河處。隋嘗於此置郡。一在今興河縣治

南近邊牆處。唐嘗於此置戍。凡此二榆林均與歸化東南

之榆林梁無涉也。以方望揆之。此梁去參合陁頗近。或即

猗色吐蠱之地歟。又識畧載榆溝在城東九十餘里。蒙古

亦名烏里雅蘇台。按此為今之石人灣溝。南去參合徑亦
不甚遠。故併附錄之。以備參考云。

埋胞成林處

魏書太祖紀。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
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
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
成林。

案古代帝王誕生。史家每喜稱祥瑞以附會之。此蓋君主
專制之世。秉筆臣庶有不得不爾者。時至今日。此等異說。
本不足取信于人。惟述古與紀今不同。而誌古迹者。尤不
宜以今日之所非。遂肆意抹煞。古人舊說也。爰節錄史文。
以存其概。雖所紀之祥異不足道。而使後之覽者。知綏境

柿參合陂北。實為彼一代偉人誕生之地。亦不為無裨云。

木
杻林

魏書。太祖道武帝元年。葬昭成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杻盡生

成林。

柿

案木杻成林。跡近符瑞迷信之說。殊不足信。蓋凡百植物

非種子或移秧。必不能生。豈有斲木餘杻而可蔚然成林

者乎。此與吐蠱茁榆。殆皆會逢其適而為地所自產耳。惟

事載正史。雖秉筆者不免故神其說。而方志存古。要不失

為古蹟之一端也。故識之。

九十九泉

魏道武帝天賜三年八月。行幸豺山宮。丙辰。西登武要北原。

觀九十九泉。明元帝泰常元年七月。大獮於牛川。而南觀九

十九泉。

案九十九泉。即芒干水發源處。今大黑河北支之所從出

也。地在古武要北原之南麓。北原即今**仄騰梁**。餘均詳山

脉。河流各條。

紐埕川

魏書。道武帝登國六年二月。幸紐埕川。七月。講武於牛川。還

幸紐埕川。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出。相陽塞。侵及黑城。九月。帝

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埕川。於相陽塞北樹碑記功。

案紐埕川。今雖不能確指為何地。然以魏初都於雲中。盛

樂而言。則牛川在東北。五原在西北。史文於幸牛川。既稱

還紐埕川。而於襲破五原後。亦稱還紐埕川。由此可以推

知。紐埕川蓋位於牛川之西。與五原之東。且距盛樂為較

參合陂

近也。又考魏書登國六年十月北征蠕蠕破之。十一月戊辰亦書還紐埜川。就此三面稱還揆之。則此川當在今武川縣境。或以為今之設賓地。或為大灘。均未可定。要之此二處便於幸牛川。襲五原。而尤便於北征蠕蠕云。

魏書昭皇帝諱祿官。分國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以桓皇帝猗。龜。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陂北。昭成帝建國五年夏五月。幸參合陂。道武帝天賜四年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秋七月。車駕自濡源西。幸參合陂。五年。幸射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延水。明元帝永興二年。伐蠕蠕。還幸參合陂。立馬射臺於陂西。仍講武教戰。

案參合陂。在魏書中屢書不一書。蓋拓跋氏始都盛樂。繼

築平城為南都。參合陂介於兩都之間。故歷朝巡幸。每屆其處。雖其確址已不可指。然大要不外今涼城縣屬之西南境也。惟魏晉之世。北方有兩參合陂及兩蟠羊山。均相距不遠。其一在古平城東者。與此無涉。詳見前故城參合縣及山脈蟠羊山各條。茲不更述。

善無北陂

魏書。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於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永興五年秋七月丙戌。車駕自太室西南巡諸部落。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踰七嶺山。田於善無川。

案善無北陂。當即今清水河縣境東南之山麓。謂之北陂者。蓋因陂在山北故也。明代邊牆即循此山形勢築成之。魏時既無邊牆之隔。則自虎山至北陂。其途甚順。而所謂

善無川。或即陂下之平原耳。

勅勒川

魏書神麌三年三月癸卯。雲中河西勅勒千餘家叛。尚書令劉潔追滅之。夏四月甲子。帝行幸雲中。勅勒萬餘落叛走。詔尚書鐵封追討滅之。

北史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其勅勒川歌曰。勑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案勑勒本魏晉時北方一部落民族之種姓。蓋亦匈奴苗裔之一支也。當時以其種姓既別立大人而自成一部。遂因以所姓稱其所居之地。亦若宇文。沒歌。獨孤。賀蘭等之各有其名與地而已。就史籍所紀及歌詞推之。則古勑勒

部所居。當即今托克托縣治。以西至薩拉齊縣治。以東黃河南北岸之地也。考古雲中城在今托克托縣北。大黑河入黃河之附近處。而魏書有雲中河西勅勒部之語。斛律歌詞又稱川在陰山下。據此範圍推論。可知北至大青山。南抵鄂爾多斯左翼前後旗境。皆古勅勒川矣。

紀功德刻石

魏書。桓帝十年於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以記行焉。十一年定襄侯衛操樹碑於大邗城。以頌帝功德。道武帝登國六年於稠陽塞北樹碑記功。天興二年。帝親勒六軍。破高車三十餘部。還次牛山及薄山。並刻石記功。班賜從臣各有差。太武帝神麈四年冬十月戊寅。行幸漠南。十一月北部勅勒莫弗庫若于。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

萬史字又疑係頸字仍之訛。

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記功德。
案拓跋魏自桓帝猗玘於參合陂西。築亭勒石。稱頌功德。
厥後歷世子孫。仿其事而踵行者。史不絕書。勾注以南。大
河以北。無論矣。僅就今綏遠省轄境撮其較著者。已有如
上之數。其他自太平真君以後十餘世所刊勒。以及因創
建離宮而附刻者。如陰山廣德殿碑之類。猶未覩縷併列。
後之嗜古者。覽此一條所舉。亦可知其大概。而明於一代
君主之風習好尚矣。

野馬苑

魏書。太延二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帝行幸柶陽。驅野馬於雲
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車駕還宮。

案拓跋氏本鮮卑民族。俗重射獵。其歷代君主。除於講武

訓軍。作山原大蒐外。居恒猶豢甚多之野獸。以備貴族不時之暇。故平城有鹿苑。雲中復置野馬苑。皆此意也。

金津

魏書太祖紀。登國六年十有一月戊寅。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車駕出討。大破之於鐵岐山南。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次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奔遁。

案金津之名。僅一見於道武紀。他無可稽。酈氏水經注述沿河古迹頗詳。但亦有君子津而無金津。顧氏方輿紀要於悅跋城條下。雖引及之。然所據亦祇魏書帝紀此節而已。考魏書登國十年。慕容寶寇五原。帝親治兵於河南。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史雖未明言為何津。然以地望揆之。當即五原之金津也。

陵石

魏書道武紀登國九年五月。車駕東幸陵石。七月己酉還盛

樂。

方輿紀要。陵石在盛樂故城東。北史。魏主珽東如陵石。或曰陵

石乃地名。有山谿之阻。時置城邑於此。

白道

魏書太宗紀。泰常四年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踰白

道。北獵野馬於辱孤山。

水經注。茫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

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

北史。魏正光五年。六鎮叛。李叔仁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

敗績。六年。李崇討破六韓拔陵。別將崔暹與戰於白道。大敗。

崇自白道走雲中。繼又自雲中引還平城。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又高齊天保六年，齊主洋自將擊柔然。至白道，留輜重，率輕騎五千追柔然。及之於懷朔鎮，大破之。

隋書：開皇三年，命楊爽等出朔州道討突厥。遇之於白道，擊敗之。五年，突厥沙鉢略為西突厥及契丹所敗，因請度漠南居白道川。帝許之。又高頴等擊突厥，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

里而還。

通鑑：唐貞觀四年，李世勣出雲中，擊突厥，大敗之於白道。既復追之，踰白道川，擊敗之於諾真水。又李靖引兵自定襄會世勣於白道。至陰山，破突厥部落。十五年，薛延陀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擊突厥，可汗於定襄。可汗入保朔州。

方輿紀要。白道在大同府塞外。後魏雲中郡有白道嶺。白道川。自白道北出。為懷朔鎮。又西北為沃野鎮。自北道而南。為武川鎮。又南即雲中城也。括地志。魏武川鎮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白道蓋雲朔之襟要矣。

案白道一名。包有川谷城嶺。梁諸蹟。故前人著述。往往因所考不同。而有互異之記載。如舊籍多謂白道在歸化城北。而歸綏識畧稱。府志謂白道在城北。疑誤。府志山川門。謂城東南二百三十里。有白道梁。今城東又有白道子村。疑以在東南為是。張氏此說。雖不得斥為無據。第若就此魏以來。歷代史籍所述。而統觀之。則知白道之名。雖同。而蹟有川谷城嶺之異。故不得拘於一隅。而率指為定在某方也。蓋北史所謂白道。當在歸綏城北。即今之壩溝。水經

注白道谷、白道城、白道嶺。其明證也。至於唐將李世勣、李靖等先破突厥於白道。既復追踰白道川。及先會兵於白道。後乃至陰山。此白道則指城東南二百餘里之白道梁。因其為通白道川之要路。且登此即可望見白道川。故亦謂之白道。特彼時未以梁字示別耳。他若城東之白道村。此或鄉人就地立名。未必有何歷史依據。不然。今歸綏城西北山有白徑處。土人亦以白道稱之。豈復將據此而謂白道在西乎。總之。今省城四郊平原。古白道川也。其北出之天險為白道嶺。東南之要衝為白道梁。此外紛紛皆依此取名。不足深論矣。

居延川

歸綏識畧。居延川一名居延澤。漢書。蘇武嘗困於此。通志。在

雲內州境。又云。居延川在陝甘地。距此頗遠。邵陽魏氏聖武
記曰。居延山。蒙古語為崑都倫。此乾隆初未分五廳以前。有
東路崑都倫協理通判。在和林格爾境內。或別一居延地也。
案蒙古遊牧記。謂居延山在烏啦特旗東三十五里。蒙古
名崑都倫。據此語觀之。則今包頭縣西入烏啦特之山口。
即古居延山。蓋此處至今仍名崑都倫也。川蓋因山得名。
竅其地望。或即奈太川歟。識畧謂一名居延澤。漢書。蘇武
嘗困於此。考漢書蘇武傳。僅云在某澤。不云居延也。古北
河嘗經此。會於南河。或彼時有潛水亦未可知。當別考之。
至清代和林格爾之昆都倫。乃官名。與此無涉。
廬柵雲中曲。

高關塞頭殺氣橫。居延川內少人行。黃沙欲度李陵墓。明月

長懸蘇武城。

胡曾居延

漠漠平沙際碧天。征人去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

曾禁十九年。

永濟柵

清一統志。舊大同城注。唐書地理志。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

濟柵。故大同城也。案永濟柵。元和志作永清柵。

案永濟柵。在今烏拉特旗境。其沿革詳故城舊大同城條。

可參閱也。

鷓鴣泉暖川

蒙古遊牧記。唐李益鹽州過胡人飲馬泉詩。自注鷓鴣泉在

豐州城北。胡人飲馬於此。又其度破訥沙詩。暖川詩。均一再

稱此泉。烏喇特旗西北有台泉、察罕泉、克布爾泉、布琳泉。
案鷓鴣、暖川等名。今雖未易指實。然益詩自注既稱在豐
州城北。則今之烏喇特前旗西北部。正隋唐豐州之北境
也。考蒙古語謂飛鳥為什布。遊牧記所誌克布爾泉或即
什布之異譯。蓋因蒙古語無鷓鴣專名。故統以什布稱之。
則克布爾泉。殆即古鷓鴣矣。又蒙古語謂溫暖為布令。而
遊牧記之布琳泉即暖泉之意。與益詩所謂暖川者亦正
相符云。茲附益詩於左。

李益過飲馬泉

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時
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
照客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前人暖川絕句或題作征人歌

胡風凍合鷓鴣泉。牧馬千尋逐暖川。塞外征行無盡日。年年

移帳雪中天。

前人度破訥沙或題作曉行

破訥沙頭雁正飛。鷓鴣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

寒光生鐵衣。

羅洪先鷓鴣泉

鷓鴣泉上鶻體殘。滿地黃雲拂草寒。遇得花枝不思棄。棄時

容易過時難。

尹耕出塞曲

鷓鴣萍劍鵲調弓。獵罷陰山落日紅。鐵騎不嘶沙磧草。牙旗

飛掣桔槔風。

萬部華嚴塔

採訪錄。萬部華嚴經塔在歸綏縣治東四十里白塔村西南。高二十丈。圍三十二步。八面七級。鵝廊斗拱。備極都麗。佛像金剛亦皆精緻絕倫。塔之下層為蓮花臺座。其南面有補嵌篆書萬部華嚴經塔青石橫額一方。惜為風雨侵蝕。殘損已多。民國十九年夏。綏遠省政府主席李涵~~其~~碕游覽至此。惜其殘破。爰釀金飭歸綏縣督工補修。並築圍牆一道。小門一座。總共需洋一千二百二十九。工既竣。復刻石於塔院。以重久遠云。

案塔之創始時代。以形制及壁間題名考之。知為遼金建築物。蓋北平西郊天寧寺塔。舊傳為隋代遺蹟。近來專門學者。就歷代古塔形制斷為遼金所建。今此塔與天寧塔

極相似。故亦應為爾時物也。餘詳華嚴寺條。可參閱。

郭公塔

歸綏識畧。郭公塔在城西六十里。高十餘丈。周圍五六丈。石香亭柱刻大金雲內州錄事司郭公諱說。字本正。隆五年明昌進士王天佑撰。開學冀守正書。

案郭公塔。曩本有寺。今併無存。其沿革及廢毀。詳寺宇條。

蟠龍山古塔

採訪錄。蟠龍山古塔在歸綏縣治東北三十餘里之蟠龍山谷中。俗名塔兒溝。塔建於天然之石級上。高四丈。圍三丈許。三級八面。人物斗拱。頗極精細。惜今殘毀已甚。莊嚴盡失。創建年月不詳。按其形制及人物雕刻。察之頗與萬部華嚴經塔相似。可知其建築時代亦當在遼金之世也。據土人稱。昔

有善風鑑者。謂此山石級如蟠龍。已取得澗中水。他日此地必出真命天子。因憇憇居民。於龍口建一塔。遂阻扼其喉而困斃。蓋斯塔位於石級東首。故有此段傳說耳。

案歸縣治東為遼故豐州所在地。其近郊數十里內。尚遺有當時一二宏麗建築物。此亦我洋洋古國到處恒有之事。惜惟華嚴塔猶有少量之文字可尋。而此則殘詞舊刻蕩然無存。或塔中尚有可資研討之跡。以僻在山陬。攀登為艱。遂致湮沒不彰歟。後有嗜古者。不妨一探其究竟也。

石輦鐸

方輿紀要。石輦鐸在大同府塞外。宋宣和。遼主延禧為金人所敗。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於訛莎烈之地。金阿骨打自將襲之。前鋒蒲家奴等追及遼主於石輦鐸。大敗之。又

追至烏里質鐸。遼主遁去。

蘇勒定

採訪錄。蘇勒定合字者。元太祖所用長矛之供置處也。在郡王旗營盤之東南。東勝縣治西南。距營盤約六十里。其詳另見蒙旗祭祀中。

猫兒莊

方輿紀要。猫兒莊在大同府北二十里。正統十四年也。先寇大同。至猫兒莊。偏將吳法戰死。既而也先挾上皇出宣府塞。過猫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至黑松林入也先營。是也。

案此莊當在今豐鎮縣治南。

小石塔

採訪錄。小石塔在豐鎮縣治東北澤落溝村前。高約丈餘。自
座至頂。純以石製。而作圓形蓮瓣式。再上為六稜階狀。凡三
層。塔身築於階上。亦依階分六面。面各有刻字。皆梵文。識者
謂此即唵嘛呢吧咪吽也。為出簷作瓦櫛形。戴一頂如細腰
葫蘆云。

案此塔當是元明時代之梵僧葬處。如內地所謂有道高
僧之舍利塔。前歲清水河縣鄉人嘗於山掘得一銀匣。內
有舍利子一小瓶。及龍涎香、手掌骨等物。匣為賈人買去。
間有刻字為大定某年云。據鄉人云。埋匣處土中有廢塔
基。今此塔或亦其類焉。

豐州灘

清一統志。嘉靖間。諳達駐牧豐州灘。築城架屋以居。謂之拜

牲。是為西土默特。隆慶間。封諳達為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
案綏人稱平原曰灘。或曰川。與江南人稱沙際水淺處為
灘者。迥然不同。故一統志所謂豐州灘。正以此邦之土語
名之。即今人所稱土默川是也。

埋胞塔

採訪錄。薩拉齊縣治東四十里。有村曰蘇波羅蓋。居民凡六
七百家。村之北端有塔。高可三丈。四周繞以崇垣。據父老傳
述。此塔為達賴喇嘛第三世轉生埋胎胞處。因彼時土默特
部首領順義王諳達適當極盛。而全部蒙衆又極信奉黃教。
於是咸稱達賴喇嘛之降生此土。實為千載難逢之瑞兆。乃
釀貲即其埋胞處為創修一塔。至今幾四百年。仍愛護之勿
替云。

案蒙古語稱塔曰蘇波勒格。猶梵語窣堵波也。其村即以塔為名。則歷年亦悠遠矣。至達賴第三世誕生於土默特境。凡蒙文歷史述諳達時事者。類多記之。非迷信黃教家憑空誕飾之比。且因達賴而引起之蒙藏紛爭。亦為當時一重大事蹟。詳見宗教門。

大石塔

採訪錄。石塔在清水河縣治西南七十五里許。下城灣村東北之山巔。高四丈餘。七級八面。每面寬約三尺。悉用石雕砌而成。雖未鑄創始年代。及建築人名。然以形制揆之。殆亦數百年物。據土人云。原為鳳凰台。對此隔河崇山峭壁間。有石洞。洞中至今尚存橫木一枝。洞為鳳巢。而木則其架也。蓋古時嘗有鳳鳥來居於此。地方官民冀其久留以為瑞。乃築臺

架木藉供棲息。後以世亂徙避。遂僅遺此鳳去臺空之古蹟而已。俗傳如是。姑記之以廣異聞。

案儀鳳之說。本妄誕不足信。顧中國各地民間。乃往往有

此類傳聞。即文人學士之見於歌詠。如李白鳳凰臺詩者。

亦復代不乏人。甚至良史載筆。亦特書示信。而不以為妄。

自太史公述黃帝時鳳巢阿閼以來。後之為史。幾於無代

無之。豈中國往古果多斯瑞耶。抑亦黃霸誤認鷓鴣雀之類

耶。意者清縣對河石洞中。既有古代遺留之橫木。則此間

曾巢異鳥。或^可不為無因。惟其是鳳與否。後人莫能懸揣。考

古鳳字即鵬字。因所至有羣鳥朋從故也。果爾。則鳳非異

物。其能致眾鳥者。即是~~已~~已。

雷音石佛

採訪錄。雷音寺在清水河縣正東七十里許。黃河東岸之山頂上。山高不知若干丈。巍峩聳拔。轟凌霄漢。雲封霞照。風景絕佳。下視大河遠來。紫迴如帶。渡艇漁舟。小如螽蟻。其山容水勢之雄奇曠遠。比諸西湖雷音。直不啻偉丈夫之視嬌娜矣。寺中供古代石佛數尊。雕鏤樸美。與大同雲崗諸佛極相似。蓋亦綏境古蹟之甚可珍護者也。

案鑿山造像。以拓跋魏一代為最盛。雲崗石佛。皆其遺制。據魏書帝紀所載。歷帝常有幸西南石窟寺之文。若以盛樂故城之方望論。則西南適為今清水河縣境。然則此雷音石佛。殆亦同為爾時遺蹟歟。又按今和林縣境。亦有石佛及石佛洞。歸綏縣東涼城縣屬之福生莊東南十里。山壁上亦有供佛石洞。土人均以佛爺洞呼之。蓋皆古代遺

物。其雕刻形制。大致與供於雷音者相類。惟山水風景稍
遜。故名未甚著云。

五座塔

採訪錄。五座塔在五原縣治西南百里。黃河北岸之塔兒灣。
各高二丈餘。星羅碁布。屏山帶河。意古時此地必尚有寺宇
或其他建築。蓋其形勝天然。斷不能僅修浮屠五座而已。惟
以年久湮沒。不特古宇無存。甚至殘碑片碣。亦無可搜覓。其
創始年代。殆不易考究矣。

案此塔當是近古宗教遺物。未必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祇
以昔人所遺。亦猶是古蹟之一。故誌之。

慈燈五塔

案此即省垣舊城東南美人橋畔慈燈寺內之五琉璃甃

塔也。其塔身雕刻精緻。形態秀拔。為全省一切浮屠所不及。創始年代及沿革。均詳寺宇慈燈條。

鍊丹洞六郎箭

採訪錄。歸綏縣治東北三十里許。有蟠龍谷。山亦取名焉。入谷數十武。則有青蒼之石跡一綫。夾於褐色坡壁間。而石級重重。望之如鱗甲。形致委婉。復極肖虬龍蟠曲之狀。昔人所謂為取水澗中者。蓋謂此也。在谷之東西山壁間。有穴曰鍊丹洞。又有似屋者。曰仙人石室。又有楊六郎箭。形如巨椽。一端裝一長大踰於犁鏑之鐵鋒。即所謂鏃云。深埋土石中。搖之可動而不可拔。相傳古代嘗有仙人隱於此山。因闢石室。而以別洞為鍊丹之地。後丹成。白日飛昇。至宋時楊六郎為宋守邊。欲與契丹分界。乃相約令契丹讓一箭之地。而六郎

則密遣裨將。乘夜插此椽於大青山。遼明自雁門闕射之。詐稱此椽為所發之矢。堅請以此為界。契丹重食言。竟如所願。馬歸綏識畧古蹟中。亦載此箭。並附說聞之。蓋此等事蹟。僅可為駭俗驚愚之談。固不能悉取為考史之助也。

附張曾歸綏識畧。北宋楊氏事蹟考畧。

雁山南北談古蹟者。每豔稱楊無敵父子。如試刀石。謠糧堆。所在多有。獨於其世系名位。多信從小說曲本。則以未熟史傳之故。按六郎本名延朗。改名延昭。祖信。漢麟州刺史。父業。遼史名繼業。母折氏。折德宸女。即俗所稱余太君者也。延昭兄弟可考者七人。延玉。隨父歿。陳家谷口。延浦。延訓。為但奉官。延環。延貴。延彬。為殿直。延昭。以供奉官為崇儀副使。皆父蔭也。業戰歿。朝廷始錄其子六人。延昭子三人。其一名文廣。

以名將後。且有功。官定州路副都總管。皆與俗傳不同。繁峙有楊七郎墓。通志未詳其名。但言為業子。別有楊延興墓。亦言業子。且同在縣西十五里。愚幼時屢過其地。所見祇一墓。墓前碑亦近代立。曰。宋贈武勇將軍延興楊公神墓。不知何據。又通志。保德州有折太君墓。廣昌縣有六郎墓。予邑有六郎墓。孟良城。焦贊墓。此間有焦贊墓。通志。府志無。

拴馬橋

採訪錄。安北縣治北十五里。山谷中山崗之顛。立一龐大無倫之方棱石柱。高十餘丈。徑寬三四丈。峻增巖矗。遠望如干霄之塔。近頂處有二穴。頗似人家繫馬石柱之穿孔者然。故土人以拴馬橋呼之。蓋取其形肖也。且亦附會為宋將楊六郎繫以拴馬之物。夫物固甚奇。然民間傳說之妄。則又不足

辨矣。

洪羊洞

採訪錄。洪羊洞，土人相傳之舊名也。一作洪陽洞。在烏拉特
前旗之西北。今為臨河縣境。洞藏於狼山深處。附近無村落。
僅一黃教古寺。蒙語謂之阿貴召。平素惟寺中喇嘛僧常入
洞供佛。山外遊人至其處者甚少。洞深約少里許。自下而升。
初極暗。既登乃驟明。石壁作赭色。頗鮮豔。寬廣如二間屋。正
中供石佛。雕刻形制均古樸。亦蒙地之奇蹟也。
案綏地古蹟。以北宋楊氏誕說附會者。自包頭以西為尤
甚。蓋一則因俗傳余太為楊六郎母。折太君嘗居之地。遂
誤折為余。再因俗傳楊家台之運神寺。為六郎廟。遂誤想
像之神為北宋之將。有此二誤。於是緣太君六郎而起之

古蹟。乃至遍地皆是矣。如太君城、六郎拴馬橋、洪羊洞等。多至不可悉數。惟是此種俗說。雖皆不足信。而所存古蹟。則有不容遽沒者。若洪羊一洞。既無他名可據。則捨從俗與杜撰外。將無名可誌。今即不敢杜撰。則惟仍從俗以存其概而已。

附王文樞臨河縣志遊洪羊洞記

入狼山灣。西行三日。抵阿貴廟。洪羊洞距廟西三里許。出廟兩喇嘛前導。踰峻坂兩折。見西面有陡崖如壁立。高矗清冥。洞門東向。寬三尺許。高大尺。喇嘛導入。中虛無一物。面積方丈。高下僅容中人軀。西面有石門。大如合簣。喇嘛俯身導升。勢如登坂。始則偃僂若膜拜。朝頂狀。三十步後。始得昂首進。穴中石隙露微光。僅辨階級。但聞風聲狂吼。人競競欲墜。手

捫兩壁。石滑而膩。階盡百級。豁然開曠。身已在石室中。室無窗無門。高二十尺。寬廣面積方十五六尺。東西有石罅穴。透光線。通空氣。似人力鑿通者。四壁石作赭色。色鮮欲滴。北有石佛。高丈餘。趺坐作大歡喜狀。佛像上有巖泉。直噴佛頂巔而下。如瀑布。如貫珠。如醍醐之交灌。無少止息。佛座下有窟井。水瀉其中。黝深不能測。深淺據同行喇嘛稱。此穴通西藏。兩日夜能往返。言之容甚莊。意是誠。喇嘛之言也。知有西藏而已矣。室四壁平削。無斧鑿痕。似純出天然者。

點將臺

採訪錄。點將臺在托克托縣城東土崗上之脫脫古城中。臺高約三文餘。周可十餘丈。地當古城之東北隅。蓋入廢東門未幾。北行數十武即是。臺側破碎瓦礫甚多。惟無文字可考。

民間但以點將臺呼之。亦不知古代究作何用也。
案脫脫古城。據最近於東西兩廢門側掘得之古墓。孰考
之。知此即遼時東勝州之舊治也。城既為遼代遺蹟。則其
中之臺池廢墟。當亦無疑為彼時故物。且古代觀兵之所。
每喜築臺。如今歸綏縣城西三十餘里營房村前。亦有類
此之高臺。大抵吾綏於往古歷朝。本多為防秋備邊之地。
而東勝與西夏接壤。尤稱講武訓軍重鎮。今民間呼此臺
為點將。尚非甚謬云。

金連鹽澤

水經注。案地理志云。金連鹽澤。青鹽澤。並在縣南矣。又案魏
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
入藥分。漢置典鹽官。池去平城宮千二百里。在新秦之中。

案此澤在鄂爾多斯境。水經注縣南。謂漢朔方縣也。



